

認識自身海洋文化 從太平洋走向世界

自らの海洋文化を知り、太平洋から世界へ向かう

Knowing Ourselves' Maritime Culture: from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World

汪明輝（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）

台灣自2004年（第九屆）開始參與太平洋藝術節這樣的盛會，由於台灣整體社會以及原住民族社會，逐漸意識到原住民族與大洋洲南島民族之間的關係，南島民族意識逐漸萌芽，加上台灣政府當時所提出的南向政策，許多邦交國都是來自大洋洲，因此有了這樣水到渠成的發展。

在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副主委之前，筆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，長期關注的原住民族社會議題中，包括自治在內，搭配著地理學方面的專長，多少帶著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次的太平洋藝術節；而筆者擔任副主委的首件業務便是太平洋藝術節，在這其中也理解到原來太平洋地區有所謂的「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」（太平洋共同體秘書處），也就是太平洋藝術節的主辦單位，其組成成員大部分都是南島民族，不管是獨立國家或是屬地，所以這個組織有很多重的意義，其中筆者認為藝術節進行文化上交流委實重要，但在這些互動中，亦可



以產生更多政治經濟上的相互影響。

台灣與大洋洲

這個藝術節雖然包含的範圍是一個複雜廣闊的文化區域，但可以感受到大洋洲的共同體意識正逐漸地增強當中，因此能參與到太平洋藝術節對台灣來說是相當有意義的，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國際交流，除了現代國家之間的外

交之外，在此次交流過程中可發現，大洋洲南島民族討論自身的歷史傳說時，「台灣」絕對會被提及，也自然而然會想到台灣是南島民族發源地的論述，即便在學術上並非唯一定論；但對大洋洲各處的南島民族而言，台灣便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樣，是如此的遙遠卻又親近，將其視為整個大洋洲的文化社會有機體的一部分。

令人特別印象深刻的是，我們看到開幕式的大船入港，來自不同島嶼的族人僅靠著人力以及天象知識的掌握，搭乘非機動船的木船在島上穿梭，他們所依靠的並非鐘錶式的標準時間，而是在這個地區特有的南島時間，換做是台灣來說，船隻在錯誤時間的出航返航都是一種心理上的負擔，因此在這樣的場域之中，時空的尺度與台灣截然不同，這些船隻能進入港口都是一種人和大自然洋流潮汐間的配合。

因為台灣在南島民族歷史中的地位，這次太平洋藝術節中，原民會跟關島總督有相當程度的互動，如同上屆活動期間帛琉總統親自接見原民會一樣，對於台灣代表是相當禮遇的。在當地台商以及駐關島大使的牽線援助之下，共同舉辦了此次太平洋藝術節中盛大的台灣之夜，台灣駐關島大使向筆者表示，這是他在此處擔任大使兩年多以來最盛大的活動，由此可見台灣原住民族在南島外交中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。雖然說整個參與太平洋藝術節的過程，

過去，在台灣主流社會意識的世界圖像中，對南島民族的認識遠遠少於對中國大陸的理解，台灣這座島嶼建立在原住民族的豐富海洋知識也一向被邊緣化，未來台灣要從太平洋走向世界，必須從讓台灣社會認識我們自身的海洋文化開始，而這也是原民會責無旁貸的任務。



的場域，原民會也想要朝這樣的目標前進，未來若有可能是以太平洋共同體的會員國身分，正式參與太平洋藝術節，甚至可以是台灣總統親自帶隊出席，對於彼此的意義將是相當重大。當然，最重要的是必須從台灣社會內部做起，過去，在台灣主流社會意識的世界圖像中，對南島民族的認識遠遠少於對中國大陸的理解，台灣這座島嶼建立在原住民族的豐富海洋知識也一向被邊緣化，未來台灣要從太平洋走向世界，必須從讓台灣社會認識我們自身的海洋文化開始，而這也是原民會責無旁貸的任務。◆

難免有令人無法完全滿意之處，包括事先聯繫不足造成的招呼語爭議，以及表演團體與原民會間的誤解，但整個原民會團隊是以相當高的誠意去處理這些事情，即便不是盡善盡美，但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誠意。

從認識自身海洋文化開始

透過廣袤的海洋去連結彼此，不將海洋視為交流的阻礙而視為機會賜予，這具有強烈的文化意涵，更可以視為台灣在國際地位上極有空間的外交突破口，翻開台灣現有的主流歷史，若將外交重心放在各個大陸國家，結果都是無以名狀的挫敗，再再打擊台灣的外交信心。大洋洲應該是台灣做為一個島國可以發揮其外交意義